

到颍河入淮口去

□许辉

北宋文学大家苏轼一生仕途波折，常因政见与人不合而贬官或外放。他至颍州、扬州或赴杭州任时，总要与淮河打交道，或须经淮河而东南，因此与淮河结下了不解之缘，一生中留下了多首写淮河的诗章。比如这首《淮上早发》：

澹月倾云晓角哀，小风吹水碧鳞开。
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
写这首诗时，苏轼已五十有七，一生的酸甜苦辣，迁徙浮沉，杂陈心头。因此诗人面对淮河的清月晨光、微风细波，既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欣赏和放松，又不禁升起一种道法自然、本该如此的感慨，抒发了 一种“好在长淮水，十年三往来”（《过淮三首赠景山兼寄子由》）的不平中有平、不幸中有幸的矛盾情怀。

北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四月，苏轼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自求外放，以太常博士直史馆出任杭州通判。当年七月，苏轼离开汴京；经颍州，与老师欧阳修相聚；十月由颍水入淮口入淮，东行而寿州；并于当年十一月下旬抵达杭州。

古代的颍水现称颍河，是淮河北岸的一级支流。颍水源于今河南登封，至安徽境时，由阜阳（颍州）东南流而颍上，再东南流，至颍口而入淮。颍口对岸是现寿县（寿州）境，斜对面即为七十二水归正阳的淮河重镇正阳关，但颍水入淮口在下游，正阳关在上游，因此借水路去往寿县（寿州）县城，并不经过正阳关。颍水入淮后，由水而陆，约30公里，即可抵达古城寿县（寿州）。正是秋冬冬来的这一段行程，触发了诗人的澎湃诗情，苏轼写下了一首七言律诗《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描绘他这段行程的所见所闻，以及心迹的起伏和情感的涨落。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
长淮忽逢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
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
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苍。
我日夜兼程前往江南海边的杭州，枫叶和芦花交相点缀使秋意变得浓郁深长；淮水悠长飘忽天际或远或近，水外的青山生长长久地随行船的起伏而时高时低；已经望见寿州的白石塔了呢，小小的船儿却还未能转过草色枯黄的浅冈；波浪平复秋风已疲只是望不到他们，怕是因为老友久立之处正烟色苍茫着呢。在苏轼这首诗里，我们看不到诗人情绪的崩裂、大起伏和大跌大落，也几乎看不到诗人心态的苍凉、衰颓和低落。我们看到的，只是诗人一种淡淡的迷惘、一种内心的期待和一种波澜渐平的松弛。这或许与诗人京外数月聚合师友相关。时间的迁移，人情的抚慰，或总能多少扯平初时的不平吧。淮水流域素来道家气质浓郁，天地之悠然，秋意之深厚，平原之辽阔，丘冈之苍劲，都会使人心态变化、眼界绵长。苏轼的这首诗，虽然未见惊人金句，但整体诗韵之沉雄厚浓，真是令人心扉震动、痴情向往！

于是，大约在孟、仲春交会时节，我前往颍河入淮，去看苏轼诗里写到的颍口。当然，我能看到的，也只是近千年后的颍口地区了。过淮河凤台大桥，驾车沿省道S102线西行，到姜岳村左拐，进入县道。县道水泥路虽不很宽，但修得颇好，平坦、整洁。过了双集，县道两边的房屋都是两三层甚至四层的楼房，多数较新，整齐有序。房前屋后，菜园、麦地、盛开的李子花、成片的桃花、二三层楼房玻璃窗里的大红囍字，都是井然有序的模 样，还有不少开工在建的农房，也都是两三层的。虽然离县道稍远点的村庄房屋要旧些、平房要多些，但总体看去，觉得这一地区比较富裕。

愈南行，称“台”的村庄愈多起来，比如“魏台子”“李台子”等等，说明这里地势低了，许多村庄为防御洪水，需筑台而居。车到杨湖镇，杨湖镇外有交通指示牌，上面左转弯方向指示的地名是“沫口”。“沫口”是现今淮河最大支流颍河的人淮口。在各种指示和说明中，对这一地名的表述都有细小的差别，地图上写的是“沫河口”，杨湖镇镇东交通指示牌上写的是“沫口”，当地人口头表达的是“沫口子”，颍河大堤通往颍河入淮口的交通指示牌上写的是“老沫口子”。

过淮河饶陆大堤段起点后，河堤与河道间的距离愈拉愈宽，河滩种满冬小麦，绿茵一片，似乎宽阔无比，终至不再能见到河道。再见到河道时，已经是淮河了。请教了一位临时住在河堤上护堤房里的大娘和她的重孙女后，我才知道我走过路了。返回到有“老沫口子”标志的河滩路口。沿“村村通”水泥路下到河滩，不远即进了一个村子。这就是老沫口子村。同样因为汛期上水的原因，村庄已经废弃，但通往渡口的水泥路又新又好。颍水从村外浩然入淮，水宽流厚。淮河斜对岸是寿县的正阳关。一艘大渡轮泊在岸边，我走到上面去各方拍照。淮河里的大船，都滞重地航行。三位妇女乘了一辆三轮车来过渡，等了许久，船工也不来，她们只好又坐三轮离去，剩下我一个人。阳光照耀，淮水东流。我真该单独在这里坐下，好好想一想呢。只是时间不早了，这里只有废弃的村庄、无窗的房屋、寂寥的渡口、落寞的桃花、无声的航船、无言的天地、微风的树杪、莽原般的麦田……我不能陪着你们了，我也该走了。

许辉：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散文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作家协会第五届主席团主席，曾任茅盾文学奖评委，已出版文学作品近60部，作品获多种文学奖。

春联中的父亲

□胡保刚

我对父亲的记忆，时常与除夕贴春联的那些日子牵绊在一起。

父亲在世时，家里每年都是除夕贴春联、吃年夜饭，从不提前。从我上初中开始，家里除夕辞旧迎新时，父亲就把贴春联的任务交给我，这成了以后每年我要做的一件固定的事情。

父亲告诉我，如果横批的书写方向是从右往左书写的，那右边就贴上联，左边贴下联，反之亦然。张贴时，我搬出梯子搭在门墙上，先把去年留下的旧春联清除干净，再刷上黏稠的浆糊，弟弟在下面帮忙比画着，确保上下联对齐、横联水平居中。散发着淡淡墨香的春联粘贴牢实后，简陋的屋子被红色装点得焕然一新，像老妇人系上了大红围巾，一下子变得明亮精神起来。贴完春联，接着在左右门扉贴上庄严的秦叔宝、尉迟恭门神像，在一挂鞭炮“噼噼啪啪”的震耳声中，我们盼望已久、大快朵颐的除夕团圆饭就开始了。

当时家里春联都是找村里一位邻居写的。我时常看到他用大排笔蘸着石灰水，在大队粮仓外墙上工整有力地写宣传标语，这让幼时的我钦羨不已。每逢春节，父亲便吩咐我拿着家里买来的红纸到他家求写春联。他先裁好纸，按照字数，对折、斜折一番，然后饱蘸墨水挥毫把字写在十字压痕上。横批写得最多的就是“欢度春节”“春回大地”“万象更新”之类的。

那时父母是国营农场的农工，种地拿工分。每月关饷时，两人工资加起来四十元左右，这是全家开销来源，生活十分拮据。

当学校开设毛笔书法课时，我耽于幻想，找父亲要了钱，到供销社书店买了一本柳公权唐诗集字帖。翻开字帖，开篇即是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壮丽磅礴的诗句，这令我爱不释手。一有空，我就临摹臂力遒劲、结构严谨的柳体，父亲说：“你要是能写出字帖上这样的字，以后就不用种地了！”

其实，他哪知道，我买字帖的初衷，只是想以后自己写春联而已。

记得实行分田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父亲承包了一亩百农田。当我站在宽广无边的田地里，不由惊叹他的勇气与豪情——他是大队承包土地面积最大的种植户，这在农场也是极少有的，他想靠勤劳在泥土上改变命运。而那时的我，心里却渴望着永远离开这里。

父母整天忙碌在田地里，很少见到歇息的时候，他们就像安泰俄斯一样，仿佛只要双脚站在农田上，就总有无穷的力量，一年四季犁、耙、耖。农忙时，家里雇用短工，按日结算工钱，还要提供中晚餐。平时放学、放假，我也帮着干些农活。

一年到头，除去农药、化肥、种子、人工开销，家里种地没什么盈余，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高中三年级，我到邻镇的中学住读。当年除夕前一天，迎来了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我在学校一直捱到雪后初霁，除夕上午才收拾课本返家。出校门沿荷沙公路往南步行一段后，向右穿过一条弯曲泥泞的乡间岔路，不一会，就走上汉北河大堤。高高的堤顶空旷舒展，极目远望，大地洁白、纯净、肃穆，似一幅宛如天成的水墨丹青。清澈的河流深陷河床，缓缓流淌，一路奔赴汉江。堤滩簇簇杨树坚定、挺拔，在冷冽的朔风中沿着河岸蜿蜒而去。成群的灰喜鹊栖停在明净枝柯上长喉短鸣，倏尔呼啦啦争先恐后低低掠过堤坡，纵身飞向苍灰的天空。连绵不断的鞭炮声越过田野，从河堤两岸的村庄传来，我深一脚浅一脚踩着积雪赶路，到家已是午饭时。

一走进家门，久违的年味四处弥漫，满屋飘香，只见屋里齐整整地挂着腌制的腊肉腊肉、炸豆腐泡、豆腐圆子，簸箕上晾晒着豆皮、糍粑、藕夹等。妹妹见到我，跑向厨房：“爸、妈，哥哥回来了！”

父亲出来，面带愠色数落着我：“全家人都等你早点回，怎么这晚才回来？学习也不在乎这两天……”父亲对我的人生，总是既深寄期待，又充满怀疑。那时我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又赶紧回到厨房去了。不一会，母亲端出热气腾腾的饭菜放在桌上：“先快吃饭，走了这长时间，又冷又饿

的。”父亲耳提面命一番后，又问起我学习情况、生活费够不够、学校伙食如何……

“低愧人子，不敢叹风尘。”我不畏惧苦，我只想为将来谋求另一种具体的生活而努力。与父母的劳作相比，我在学校的苦又算得了什么呢。想起有一年，父亲种了几十亩地的西瓜，到夏天七月时已长得圆滚滚的。等到瓜熟蒂落之时，一场暴雨却下个不停，沟渠陡然满溢，排水不畅，那块田地又在低洼处，瓜田内涝，一地的西瓜浸泡在雨水里。雨停，炙热的太阳肆虐烘烤，西瓜受热迸裂，红色瓜瓢变瘦，一两天时间全部腐烂在地里了。

大自然无从掌控，种地靠天收。说起那个无助、伤心的七月时，父亲总是叹道：“那一地西瓜啊！一个都来不及卖，像一只只淹死的小猪仔，在田里挤挤挨挨地飘浮。”

当晚除夕守岁，宁静、平和的灯光下，难得闲暇的父母和我们一起围炉而坐，闲聊、剥花生、嗑瓜子、吃茶点、包饺子——那是一个温暖、温馨的春节。

后来，我上大学、参加工作、结婚添子，每年都准时回到老家贴春联、过新年。

时光如一条河，悄无声息地流逝。

那年父亲在上街买菜途中猝然倒下，家里人把他送到医院，我抽空陪伴他到市内几家大医院检查、治疗、开药。出院后，我送父亲回到乡下老家调养。

但他终究丢下他一生拖动家庭繁重之舟前行的纤绳，抛下了我们，除夕的大门赶在父亲抵达之前，戛然关闭。或许只有死亡，他才能卸下沉重的疲惫与不舍，轻盈高飞远翔。

那个除夕，我们家没有贴上红春联。

夜幕降临，村里村外、远远近近燃起了璀璨的烟花，瞬间点亮漆黑的夜空，爆竹之声此起彼伏。这声音是寒冷的。

那日，在父亲灵前为他守夜。长夜里，我又想起父亲的好：那年单位分房，我分到顶楼一套两室一厅的新房，那是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子，装修后搬进来，已是夏天。我接父母来家里暂居几天，晚上电风扇吹着，仍是酷暑难耐。他们回去后不久，父亲又一个人坐班车来到我家：他趿着一双旧解放鞋，黧黑的脸上淌着汗珠，粗糙的手上提着一个帆布包，里面是报纸包着5000元钱。他说，你这房子不像乡下的屋子，上次来，感觉像个湿热的蒸笼，晚上睡觉不停地流汗。他让我买空调——这是我们家第一台分体空调。我是无知的，回想工作后，面对父母的劬劳之恩，我又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呢？

半夜时分，母亲和姐姐仍未休息，在厨房忙碌着。我来到厨房，怔怔地兀坐在灶台边，凝视着跃跃躁动的火苗，不停往灶膛里添柴。烟气升腾之中，我恍惚听到父亲叫喊着我的乳名：“快过年了，家里怎么还不贴春联啊？”

红红的春联，那是我们长久期盼春天的红色，那是寂寥时光中最温暖的红色，那是困顿日子里针尖上残存的一点甜密的红色，那是高贵、热烈、朴素、纯粹的红色，却都在这个寒冷的除夕，泡沫一般，荡然无存。

“人生若甘露，天道邈悠悠。”那一刻，我体悟到，生命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分离。我们都是人间的行者，我们在这短短的一生所拥有的盛典与荣耀、悲欢与离合、无力与委屈，终将都会失去。

“头七”祭坟回来的那个晚上，我把门前那盏夜灯，换成大瓦数电灯泡，高悬于屋顶之上，那是村庄幽黑深处最高的亮色。我想，父亲今夜回家，一定找得到归家的方向吧！

深沉的夜色中，灯光映照下的老屋朦胧中呈现侘寂之美——那是护佑心灵憩息的地方，那是梦想初初启程的港湾，那是记忆中难以忘怀的家园。而在我粗糙的思念里，在我拙劣的文字中，梦里更久远的旧时光又异常清晰地纷至沓来：大地之上，父亲戴着草帽，影影绰绰在无边的田野俯身穿行，挥动臂膀在一片金黄浩荡的麦地里寂寞收割；在清辉的月夜里，他肩扛铁锹，孤独地、无声地、走在回家的田间小路上。

行走武汉（组诗）

□谢克强

其实 这不是一条路
这是一条地地道道的商业街
也是一条地地道道的步行街
此刻 我就步街上

街上行入很多 熙熙攘攘
有老有少 更多的是年轻人
他们有挥霍不尽的活力
当然 也想借街头五光十色
扮点峥嵘的青春

这不 在琳琅满目的橱窗
精挑细选后 还想追赶新潮
消费 其实就是消费欲望

走向色彩斑斓的柜台
既采撷风光 更要购买实惠
还要收获藏服的喜悦

是啊 刷卡就刷出快感
购买就买它个兴奋
至于售货员夸大其词推销
也有财大气粗的老板
挤着上前去听

此刻 我走在步行街上
谁的脚步 追着我的脚步
正是这接踵而至的脚步
才让江汉路充满生机

渡 ——写在横渡长江博物馆

人生行到此处
一条滔滔东去的大江
骤然截断了前行的路

眼望波涛汹涌的江水
是将目光怯怯收回
寻找渡口的渡船 还是
直面波涛翻滚的江水
奋身一搏

面对这咄咄逼人的选择
（人生途中
总会遇到截断前途的江水
哪怕仅仅一次）

站在器宇轩昂的树下
不只仰视树伸向云天的高
更有树苍劲的年轮

据说 树龄已有五百多年
五百多年 值得敬仰、礼拜
不由我默默肃立

由此 可以肯定
这棵直耸云天的汉阳树
不是崔颢诗里的那棵

那时 诗还没有诞生
可汉阳树早已大雅的风采
默默站在历历晴川里

梔子花香

□何新恩

时近端午，又到了梔子花香的时节。

前不久的一件小事，让我对梔子花香有特别的感受。

那天早晨，江城大雨如注。我开车送女儿上学，车前玻璃的雨刮飞快，也挡不住倾盆大雨，视线一片雾蒙蒙。

车开得很慢，一路小心翼翼。我从硃路口拐弯进解放大道，在体育馆等红灯时看到，一位中年妇女穿着雨衣，穿梭在机动车道上，一路不停地向沿途等红灯的司机，推销用梔子花和茉莉花扎成的车挂，两元钱一挂。以前每到这个季节，也总看到这样的情景，但我对此是非常地抵触与反感，因为这给车辆和行人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也更不会买她们推销的花了。但在今天，大雨滂沱，当我看到雨中的这一幕，心有触动。两元钱一挂花，她并不能赚多少钱，如果不是生活的困顿，也许她不用冒着这样的大雨行走在机动车道上，去做这样微不足道的生意。

当她贴到我车前来敲车窗时，我用手机扫了五元钱给她，“买两挂，不用找钱了”。雨水在她脸上流淌，她略感意外地望了我一眼，“多谢！”说完，又匆匆走向后一台车。

我把两挂花放在车前，一缕淡淡的花香，在车内渐渐弥漫开来，香气袭人沁人心脾。

初夏的江城，梔子花开的时节。我忘不了，雨中那一掬清香中的艰辛和感动。生活在滚滚红尘，也许每个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已心底的善良和柔软的仁慈，坚硬地包裹起来，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平凡的劳动者，给予应有的尊重和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或许不能改变他们生活困窘的现状，但至少给予他们道义上的支持和心灵的慰藉。

然而，我心中更期盼的是，祈望世界上多一些买花的人，而少一些像她那样卖花的人，这才更是世道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

江汉路